往事杂忆

故园的禾田

□ 蒋保林

最近常梦见故园的青青禾田,那是一望无际的翠绿,铺陈在莹莹的蓝天之下,白生生的云朵在禾田上空轻轻地移动,偶尔田里哗地跳出一只野鸡,扑棱棱地飞向远方。那梦境是如此的真实,就像刚刚看到似的,可想起来半个世纪已过,未免怅然。

故园在江南的小山村里,村民们依山而居,绿树浓荫深处便是我家。村前有个大大的池塘,池水清澈,可以濯足,池塘后面就是一眼看不到边的禾田。那时的农民绝不肯让一丁点的土地抛荒,将所有的田地都种上水稻,难得有些灌溉不便的坡地,也都种上庄稼和蔬菜。一到夏天,村外一切都被无边的绿色覆盖,天地间就是只此青绿了。

夏日午后,我喜欢在门前绿荫里午睡。午休醒来,无事可做,便常常望着村外的禾田发呆。在我看来,村外的禾田就是一块大的无法想像的绿毯,随着土地起伏不平,延绵至天边。偶尔也有几棵绿树挺立在田边,就像哨兵一样,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。

晴日里的禾苗,绿得耀眼。禾苗刚栽下时,是草绿色的,依稀可见水田里的天光云影,但无须多少时日,禾苗就蹿高,禾田就绿得发稠。阳光直射在禾田上,有时竟有亮亮的反光,直刺眼睛。天空中云朵也会给禾苗留下大块大块的阴影,禾田就变成暗绿色,与阳光下的禾田形成明显的反差。夏日微风拂来,禾苗像波浪一样翻涌向前方,乍看起来,仿佛是绿色的颜料在流淌一样。夏风阵阵,此起彼伏,稻田里竟有隐隐的声响,那应该是禾苗的赞歌了。

雨天的禾田更是耐看。午后,当乌云从西南边风驰电掣过来时,满田的禾苗就像一群狂欢的孩子使劲挥动着手臂,欢庆着自己的节日。大雨倾盆而下,打在村口土路上啪啪有声;落到池塘里,水面上开出一片水花;洒在禾田里,朔朔一片。眺望雨中的禾田,只见千万根雨丝划过长空没入其中,雨丝在空中似网,似帘,远处的禾田就渐渐朦胧起来,直至漠漠一片。

雨后的禾田蛙声一片,此时走进禾田,就像进入了歌剧院似的。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仿佛青蛙也在诉说着丰收的故事。

我一般是在割草和浇水时走进村前的禾田。傍晚时分,夕阳西斜,晚霞灼灼地燃烧在西边天空之上。禾田里虫声蛙声不绝于耳,脚踩田埂上的青青野草,手掌抚过柔嫩的禾苗,心里就充满了喜悦。青青的稻田是治愈人心的,任你再有烦恼,欣赏着无边无际的绿色,领悟着禾田里流动的无边生机,什么烦恼都会抛在脑后。你看,故乡的禾田从来不曾要求我们什么,无论烈日暴雨,无论白天黑夜,它们都拼命生长,奉献出养育我们的粮食,生生不息,一年又一年,过去如此,未来也如此,我们又有什么理由颓废人生呢?

不仅仅是我喜欢故园的禾田,故乡所有的村民也是对禾田情有独钟。我记得幼年时,父亲每天早上都会扛着农具转转田埂,看到有禾苗弯了就扶起来;看到杂草就下田拔除;看到田埂漏水,就会堵上漏洞。父亲转完田埂,总会抽支烟,默默地注视禾苗,那目光是深情的,专注的,就像看着我一样,这种感觉我现在依稀记得。

故园的禾田在我看来,美过任何人造的风景,不仅是那无边的绿色养眼养心,更因为里面蕴藏着无限的生命活力。

行笔于此,我愈发思念故园的禾田了,窗外的暴雨初歇,我想故园的禾苗肯定更绿了,蛙声肯定更加响亮了,村子上空袅袅炊烟升起,是到该回去的时候了!

人间百态

友谊的钥匙

□ 李廷英

当我拖着大包小包,到达朋友居住的地方,已经是傍晚了。他和他的妻子还在等着我一起吃晚饭,餐桌上的米粥散发出浓浓的香味。朋友提前给我准备好了洗漱用品,次卧收拾得整整齐齐。长途奔波的我太累了,躺下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,我还没有起床,朋友和他的妻子已经出门上班了。朋友发来信息:“钥匙在餐桌上,冰箱里面有吃的……”我慢悠悠地来到餐桌前,缓缓拿起给我留下的钥匙,我都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给我留钥匙了,思绪被手中的钥匙拉到从前。

我们相识十九年了,十二年前我还在上大学,朋友却已经踏上了工作岗位。巧的是,他住的地方离我的学校很近,吃够了食堂饭菜,想换换口味,朋友就把备用钥匙给了我一把。

后来我毕业了,他也换了工作,搬了家。一年也联系不到几次,我以为我们之间的友谊淡了,加上他谈了恋爱,有了对象,我悄悄地回来又悄悄地走了。朋友得知我回来了不联系他,打电话“批评”我,原来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。相处几次以后,我才发现朋友的对象特别好,温柔善良。对于给我留钥匙这件事,他们是商量好了的。

这十几年里,他每给我留一次钥匙,我打开的都是友谊之门。有人说:“友情是一种来自双向关系的情感,是我们自己挑选的家人。”十九年的时间,我们有空就联系,没空就各自奔忙、彼此惦念,如同古诗所写: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。

当下,各种各样的交友聊天软件数不胜数,几乎每个人的“好友”都是成百上千。然而,真正请进我们生命里的朋友又有几个呢?悠悠岁月之中,因为有朋友的相伴,让我们感受浓浓的人间情意。成年人最深的友谊,各自随意,彼此在意。

有缘才能相遇,有心才能相知。茫茫人海中,真诚的友情是温暖的。三毛曾说:“朋友中的极品,便如好茶,淡而不涩,清香但不扑鼻,缓缓飘香,似水长流。”这杯好茶,暖了胃,暖了心,一定要好好珍惜。

一把又一把普通的钥匙,印记着友谊,走过岁月,走过时空。房子换了又换,门锁变了又变,何其有幸,给我留钥匙的人儿依旧在我的生命里。

三足『顶』立 周文静/摄

窗外绿叶

□ 陈亮

我在空调屋内读书码字,看见紧闭的玻璃窗外,与我的楼层比肩的银杏,片片绿叶微微摇曳,像在低头,像在祈祷,更像在和我挥手。

这个夏季,阳光肆虐,银杏当然也在劫难逃。是劫难吗?想一想,又不是。人在炙烈的阳光下,会燥热难受。但那只是表层的,殊不知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在阳光下挥汗如雨,历经灼烧从表层直入骨髓的痛苦。心静自然凉,这是银杏沉默而委婉的启示。

我们有时会感慨自己活得不如一条狗。那么不妨说,在烈日炎炎下,在狂风骤雨中,我们活得还不如一株植物。植物的抗压性和韧劲,让我们望洋兴叹,自愧弗如。我们脆弱到连窗外的一片叶子就能打败我们的天真无邪。

植物也有高下,一棵好看的樱桃树、梨树、李树或者白玉兰,虽花开时节迷倒众生,却也是昙花一现——知否知否,应是绿肥红瘦。它们发芽、开花、结果,一气呵成。然而还有常青树、苦楝树、银杏树、梧桐树等,它们的一生才是荡气回肠、巍然可敬。如果前者是小家碧玉,后者便是落拓不羁的真君子。前者在外表上惊艳了我们的眼球,但后者在生存能力和磅礴气势上治愈了我们心中的内耗。

窗外那片片树叶,青涩的,幼稚的,欢心的,忧郁的。我看不到它们的前世今生,但我读懂了属于它们的安静。我看不到它们怎样慢慢演变成它们想要的样子,但我知道时日不多,一叶落知天下秋。

窗外的绿叶把我的联想拉回到了现实,它们突然集体动了起来,向这个世界的杂芜留下波澜不惊的幻影……

我想起关汉卿摧枯拉朽的那首《一枝花·不伏老》中经典的话:我是个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匾、炒不爆、响当当一粒铜豌豆。我豁然释怀,窗外水深火热中的绿叶不也是一颗铜豌豆吗!